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春秋配 第十一回 懼賣身私逃陷阱 因同名孟浪鳴官

話說張秋聯自從過於姑娘為女，到也安靜。只因姑夫侯上官出門去做買賣，不會經營，折損本錢，又兼年景蕭疏，家道漸漸艱窘起來。這侯媽媽病體剛好，近又發作。一日坐在房中間秋聯道：「女兒，什麼時候了？」秋聯道：「已到黃昏。」侯媽道：「點起燈來。」秋聯道：「曉得。」母女二人，相守房中，講些閒話不提。卻說石敬坡立誓再不作賊，只因許下與李生送飯，手中沒有分文，自己思量道：腰中無錢，如何辦事。天明就要送飯去，卻哪裡安排。罷罷罷，沒奈何，將沒良心的事，重新做遭，以為送飯之用。你看前面有一個人家，待我飛上他家屋簷，看看肥瘦如何。哎呦，這般兔兒，雖然毛長，卻還有脣，只是燈尚未息。若要想他重利，除非等他熄了燈才好下手。那邊來了個男子，我暫且迴避便了。

這侯老兒走著說道：「自從不做生意，無依無靠，家中每日少米無柴，如何度日。況且妻兒又病倒在牀，怎麼了得。」不覺來到自己門首，叫聲女兒開門。秋聯聞聽，說：「俺父親來了。」侯媽道：「我兒須問詳細，然後開門。」秋聯道：「曉得。」走到門口，識得聲音說：「果然爹爹回來了。」遂開門一同進了內室。侯媽問道：「弄的些柴米來否？」侯上官道：「今晚沒有，明日就用不了了。」侯媽道：「今晚沒有，難道明日有人白送與你麼？」侯上官道：「我把秋，」剛說得半句，看見秋聯在旁，不往下說，對秋聯道：「我兒，與你母親煮碗湯來充饑。」秋聯會意，知他有礙口之言，答應去廚下煮湯，卻暗暗躲在窗前，聽他說些什麼言語。侯上官見女兒出去，對老婆道：「我已把秋聯賣與娼門了。」侯媽聞聽說：「怎麼，把女兒賣與娼門了？你如何這樣忍心害理！」侯上官道：「不過多圖幾兩銀子，你不要高聲，看秋聯聽見。」秋聯聽畢，進得房來，說：「恩父恩母，我雖是你螟蛉女兒，服侍你二人如同親生，你怎忍將我賣與娼門呢？」侯上官忙道：「我兒錯聽了，張公子要娶一妾，把你賣給張門了，怎麼聽是娼門。明日就要過門，你去收拾衣鞋，到他家享榮華去罷，強如在此忍饑受餓。」秋聯暗自沉吟道：聽他巧言花語，不懷好意，我的親生母哪裡去了，落得女兒無依無靠，有什麼好下梢？不覺啼哭起來。侯上官勸道：「因你年紀大了，理應擇婿，明日是你佳期，不必傷悲。」侯媽在牀上長吁短歎道：「不料今日做出這翻天覆地的事情來了。早知有今日之事，當初我決不留她。」這些話早被石敬坡盡都聽去，暗暗喜道：「聽他言語始末，竟是姜秋蓮無疑了。她既在此，便好救李相公性命。我如今也不偷他，再看姜秋蓮行徑如何。」只見張秋聯走出房來，到自己臥室，滿眼流淚道：「我到此地位，恨天怨地，都是枉然。千思百慮，不如自盡，倒是了手。」又想了想說：「且住，與其輕生尋死，不如收拾包裹，連夜逃走。倘遇女庵，削髮為尼，到強似在塵凡之中，招惹風波，趁著今夜去罷。」石敬坡聽了多時，想道：姜秋蓮若再逃走無影無蹤，李相公這場冤枉，無日得伸了。不免我先到莊外，等她來時，扯她到南陽，以明李相公之冤，有何不可。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且說張秋聯將包袱收拾停當，繫了緊包頭，係了條羅裙，趁著爹媽睡熟，繞過草堂，開了大門，輕移蓮步，慢慢離了家中。說：「幸喜走出是非之地，又兼今夜月朗星稀，正好行路。」走猶未遠，只見石敬坡迎面「呔！」了一聲，說：「那女子休走，你是姜秋蓮否？」張秋聯嚇得口不能言，想要迴避。石敬坡道：「你只顧逃了，把李相公害得好苦。我和你到南陽辨明他的冤枉，你再走也不遲。」張秋聯哪裡肯去，石敬坡有近前之意，秋聯無奈說：「休得無禮，我隨你去。」石敬坡道：「快走，不可遲延。」這張秋聯腹內說道：聽他言語，令人不解。叫我隨他，決非好意。看起來不如在家自盡了，倒得清白，如今悔之晚矣。正思念間，適遇路旁一井，遂將身往下一跳，唯聽撲通一聲，把石敬坡嚇了一驚，回頭不見秋聯，方知是她跳在井中了。黑夜之間，一個人怎能撈他？癡呆了半晌，想道：我到南陽報官，領差役來撈她，有屍為憑，救李相公便不難了。想罷，竟向城中去了。

卻說侯上官次早起得身來，見門戶都開，就知秋聯有八分逃走。各處尋找，果無蹤影。慌忙對婆子道：「不好了，女兒逃走了。」只聽婆子在房內，安安閒閒答應道：「走得好，免得我生氣。」侯上官閉口無言，甚覺沒趣。又捨不了這股財帛，急急出門，尋找女兒去了。

再表石敬坡跑了一夜，黎明到了府衙，進了大堂，慌慌張張撿起木槌，向鼓打了幾下，口中卻說：「有大冤枉。」眾役上前扯住，說：「你是什麼人，多大冤枉，擅敢擊鼓。」石敬坡嚷道：「冤枉大著哩，煩你上稟。」役人走進內宅門說：「啟爺，有人擊鼓。」太爺吩咐伺候升堂。不多一時，知府坐在暖閣，眾役排班，呼唱衝堂已畢。知府說：「把鳴冤人帶上來。」石敬坡台下跪倒，說：「太老爺冤枉呀！」知府問道：「你有何冤枉，須從實說來。」石敬坡道：「太老爺，小人所稟是殺人的冤枉。因太爺把人問屈了，小人代他伸明。」知府說：「打嘴。本府問屈什麼人，用你替他伸冤？」眾役上來打了五個嘴巴。石敬坡道：「太爺就打死小人，到底是把人問屈了。」知府怒道：「本府問屈的是誰？你是他什麼人，代他伸冤。」石敬坡道：「太爺問屈的是李花，小的卻不是他什麼人，實是個賊。」知府道：「看來俱是瘋話，再打嘴。」石敬坡道：「休打，小人不說了，任他含冤而死罷。」知府微笑道：「我且問你，叫什麼名字？」回道：「小人石敬坡。」知府說：「你口口說李花有冤，我且不打你，你就把他的冤枉說來。」石敬坡道：「李花是一柔弱書生，安能殺人。況且平日行徑端方。拐藏秋蓮，也是必無之事。」知府道：「他既招承，你何得代他強辯。」石敬坡道：「經此大刑，安得不屈打成招？」知府大怒道：「那李花私幼女以贈金，在柳道而殺人，他已招認，況有包袱為憑，你說他冤枉，果有什麼確據呢？」石敬坡道：「姜秋蓮現在侯家莊，與人作女，怎說李花拐帶。」知府道：「姜秋蓮既在，快帶來審問。」石敬坡道：「如今又逃走了。因她繼父要賣她入娼，至夜竟自私奔。奈她不知路徑，到半途掉在井裡了。這是小人要往她家作賊，親眼見的，才來稟知太爺。」知府道：「她既落井，也罷，快喚賈氏來。」役人忙把賈氏喚到，跪在堂下。知府道：「你女兒已有下落了。」賈氏道：「現在何處？」知府道：「在侯家莊投井死了。可同我人役去打撈屍首，回來報我。」吩咐已畢，遂退堂進內去了。衙役出來，叫地方給他備了一頭驢兒，自己騎著，帶領賈氏與石敬坡，叫他緊緊相隨，往侯家莊而去。走了多時，賈氏忽然開口道：「眾位去罷，我不去了。」役人問道：「你怎不去？」賈氏說：「這些路徑，我女兒如何到得那裡？一定是石敬坡聽錯了。」石敬坡道：「斷然不錯，我若聽的不真切，安敢輕易報官，自取其禍。」役人道：「你二人也不必爭論了，既奉官差，誰敢不去。就明知不是你的女兒，也得走這一遭。這正是官身不自由了，速速走罷。」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